

國立政治大學叢書

維吾爾語文研究

劉義棠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國立政治大學叢書
維吾爾語文研究

劉義棠編著

聯平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臺初版

國立政治大學叢書
維吾爾語文研究

全一冊 基本定價 平裝一元九角
精裝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劉義棠

出版者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人 黎元

發行印刷 正中書局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海外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海風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東海書店

(日本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7484)成
分類號碼：800.67 (1000)

目 次

一 前 言	1
二 維吾爾文字之歷史淵源	7
三 維吾爾文字之衍進	29
四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一)	
—總論	55
(一)元音	
(二)輔音	
五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二)	
—語言形態學	81
(一)維吾爾語文的字	
1 維吾爾語言	
2 字根	
3 名詞性字根、動詞性字根	
4 字尾	
5 字根之變化	

2 維吾爾語文研究

6 維吾爾的字

(一) 維吾爾語文的詞

(二) 維吾爾語文的音

1 音節結構

2 重音

3 語音的和諧

4 語音的變化

(四) 維吾爾語文的句子

六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三)

——名詞 93

(一) 名詞定義

(二) 名詞之分類

(三) 名詞的數

(四) 名詞的組成

1 字根名詞

2 創造名詞

3 合成名詞

(五) 名詞的複合

1 表明的名詞複合

2 未表明的名詞複合

3 連結的名詞複合

4 複合名詞之接受多數字尾

(六) 名詞之附加所有性人稱字尾(物主代名詞)

(七)名詞的格

- 1.主格
- 2.對格
- 3.與格
- 4.位格
- 5.從格
- 6.所有格
- 7.觀念格

(八)名詞與名詞複合在句子中之作用

(九)名詞字根附加人稱之用法

(十)名詞強調語氣或表示限制意義之運用

七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四)

一形容詞 125

(一)形容詞定義

(二)形容詞的種類

- 1.自體化形容詞
- 2.表明化形容詞

(三)形容詞的組成

- 1.字根字
- 2.創造字
- 3.合成字

(四)形容詞在句子中的作用

八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五)

一代名詞 141

(一)代名詞定義

(二)代名詞的種類

- 1 人稱代名詞
- 2 反身代名詞
- 3 指示代名詞
- 4 物主代名詞
- 5 狀況代名詞
- 6 確定期代名詞
- 7 不確定代名詞
- 8 否定代名詞
- 9 疑問代名詞
- 10 所有性字尾代名詞
- 11 關係性字尾代名詞

(三)代名詞在句子中的作用

九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六)

一動詞 153

(一)動詞定義

(二)動詞的類別

- 1 基本動詞
- 2 組合動詞

3 附加字尾創造的動詞

4 字尾動詞（不完全動詞）

5 助動詞

(三) 動詞在句子中的作用

(四) 動詞的式

1 消息式

2 祈使式

(五) 動詞的人稱與數

(六) 動詞的語形

1 肯定語形

2 否定語形

3 疑問語形

4 可能性語形

5 條件語形

(七) 形動詞

1 過去時形動詞

2 現在未來時形動詞

3 不定未來時形動詞

(八) 副動詞

1 附加字尾 ب者

2 附加字尾 حالي者

3 附加字尾 خالي者

4 附加字尾 غوچا者

5 附加字尾 اهی者

(九) 動名詞

1. 附加字尾 ماق者

2. 附加字尾 غۇر者

3. 附加字尾 ش者

十 阿拉伯字體化之維吾爾文及其特徵(七)

一副詞、尾置詞、連接詞、感嘆詞 213

(一)副詞

(二)尾置詞

(三)連接詞

(四)感嘆詞

附 錄 有關時間之計算 217

一、前　言

「維吾爾」一稱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由新疆省政府所公布之定稱，實乃翻譯其本族語 Uyğur, Uigur — اوچۇر — 一字之音而來。在中國歷史上對該字因時代之更易而有各種不同之譯詞，如：威吾爾、偉兀、瑰古、烏鵲、畏吾、輝和、回鶻、回紇、章紇等，不勝列舉，但最古者，則為漢代之伊吾盧、烏揭。◎回紇於七世紀初葉脫離突厥處羅可汗後，始獨立建立汗國。此時游牧於娑陵水（Selenga 今作色楞格河）側，薛延陀之北。骨咄祿闕毗伽可汗（Qutluq Kü'l Bilgä Qaghan）時，正式建都於烏德鞬山（Ütükän Tagh）與昆河（Orkhon Dariya）之間，繼突厥而成為北方大汗國。唐文宗開成四年（839）以後，因可汗與大臣之間相繼發生內鬭情事，以至諸大臣相繼引狼入室，黠戛斯（Kirghiz）因之有機得逞，殺回鶻可汗，並焚其牙帳，於是回鶻汗國破滅，族衆奔散，除降唐者外，大部分族人向西遷移至今之甘肅、青海以北，新疆地區，另有部分西越葱嶺，居於俄屬中亞，以迄於今。

當回紇獨立之初始，是否即已有文字，歷史已無法印證。有關回紇古代之文獻資料，主要是鄂爾渾河出土之「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及「九姓回鶻可汗碑」（保義可汗碑）等。因此，在八世紀末、九世紀初以前，回鶻是使用所謂盧尼（Runic, Runik）體之突厥文字，尚未有自己的文字，即一般所稱的「回鶻文字」，縱或有，亦屬初創期，如九姓回鶻可汗紀功碑上之漢文、突厥文外，尚有一種初為人所不

2 維吾爾語文研究

不識之文字，後經學者考證，知爲 Sogdian 文字，亦有人認爲即以 Sogdian 字母所寫之「回鶻文字」。因此，維吾爾人有其自己的文字，即指以 Sogdian 字母所書寫之「回鶻文字」，此一名稱亦是蒙古成吉思汗興起以後才有的，而且其最古之文獻，亦就依賴此九姓回鶻可汗紀功碑。十世紀時，喀拉汗（ Kara Khan ）王朝可汗信奉伊斯蘭教（ Islam ），並因此而東傳，致使維吾爾人逐漸進入伊斯蘭一元化社會，維吾爾文字也就因其宗教關係而改爲阿拉伯字體化。所以，現行之阿拉伯字母文字，實已經過數次改革後的文字。近年以來，大陸共匪又將之拉丁化。並經過若干時間之試驗階段後，於民國六十五年（ 1976 ）七月十五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佈，決定自八月一日起停止使用舊維吾爾文文字（即阿拉伯字體化者），全面使用拉丁化之新文字。

維吾爾語文（ Uyghurçe, Uighurian ），乃屬於膠著語型（ Agglutinating language type ）之烏拉阿爾泰語族（ Ural Altaic family ）之突厥語系（ Turkic ）。突厥語之分類，可依其語音或歷史地理而爲之，惟以後者較易爲人所接受，準此，大致可分爲：

(一) 古代突厥語（ Old Turkish ）

在鄂爾渾河（ Orkhon River ）及葉尼塞河（ Yenisei River ）所發現之突厥語文獻。

維吾爾語文（ Uighurian ）。

(二) 中期突厥語（ Middle Turkish ）

西部語群

Kuman, Kipchak.

2 東方語群

Karakhanid, Khwarezmian, Chagatai .

(二) 現代突厥語 (Modern Turkish)

1 西南方 (Turkman) 語群

(1) Pre-Ottoman, Ottoman, 現代土耳其 (Turkey) 語, Anatolia 及 Balkans 的 Ottoman 方言, Crimean Ottoman, Gagauz (屬羅馬尼亞 Rumania) 突厥語, Bulgaria, Bosnia, Macedonia 和 Chuvash 的突厥語方言；

(2) 蘇聯共和國 (S.S.R.) 之 Azerbaijan 及 伊朗 (Iran) 西北所使用的 Azer (Azerbaijani) 語；

(3) 伊朗南部使用的 Kashgai, Ainalu, Baharlu 語；

(4) Turkman 語；蘇聯 (S.S.R.) Turkman 所使用的，以及蘇聯自治邦 (A.S.S.R.) 中的 Kara-Kalpak, 蘇聯的烏孜別克 (Uzbek) 、哈薩克 (Kazakh, Qazaq) , 伊朗, 阿富汗 (Afghanistan) 等地所使用之突厥語。此外，在 Anatolia, Syria, Transcaucasia 等地亦發現 Turkman 語的小集團。

2 東南方 (Chagatai or Uzbek) 語群

東突厥斯坦 (Eastern Turkistan) 方言，是中國新疆省維吾爾人所使用；蘇聯的 Uzbek 、蘇聯自治邦 Kara-Kalpak 的南方、蘇聯 Turkman 的東方、蘇聯 Tadzhik 的北方及西方、蘇聯 Kazakh 的南方，阿富汗的北方等地都使用不同的 Uzbek 方言；Chagatai 語文亦屬於此語群。

3 西北方 (Kipchak, Qipčaq) 語群

(1) Kirghiz 語，使用於蘇聯的 Kirghiz，中國西北、阿富汗等地方。此語群與東北方語群中之 Oirot 及 Teleut 最為相像，故可形成一個東北方與西北方語群間的結合。

(2) Kazakh 語，使用於蘇聯的 Kazakh 、蘇聯自治邦的 Kalpak

以及中國蒙古部份地區。

(3) Kara-Kalpak 語，幾乎是 Kazakh 的方言，使用於蘇聯自治邦的 Kara-Kalpak 以及阿富汗境內的 Kara-Kalpak 人。

(4) Nogai 語，使用於三個地區，即：

White Nogai，與其他兩種有顯著的不同，使用於 Karachaï-Cherkess Autonomous Oblast (A.O.)。

Black Nogai 和 Central Nogai，二者均使用於蘇聯自治邦 (A.S.S.R.) 的 Dagestan。

(5) Kumyk 語，亦使用於蘇聯自治邦的 Dagestan。

(6) Bashkir 語，使用於蘇聯自治邦的 Bashkir。

(7) Volga Tatar 地區的方言，如：Kazan Tatar，使用於蘇聯自治邦的 Tatar，其他語言使用於 Urals, Tobol 及 Irtysh 河流域的 Tatar 人。

4 東北方 (Uighur, Uyghur) 語群

(1) Tuva (Uryankhai) 語，使用於以前的 Tannu Tuva 共和國 (今蘇聯自治邦 Tuva) 而 Karagass 語則使用於 Sayan 山的北面 (Orkhon 及 Yenisei 文獻上的語文以及古 Kirghiz 語有時亦將之歸屬於此語群)；

(2) 在 Abakan 及 Yüz 平原 (大部分位於 A.O. 的 Khakass) 所使用的語文及方言亦使用於中國的撒里畏兀 (Sarigh Uighur, Sari Yogur)；

(3) 使用於 Baraba 平原及使用於北方阿爾泰 (Northern Altai) 及阿爾泰本身的語言，主要在 A.O. 的 Gorno-Altai，阿爾泰本身 (今稱為 Oirot)、Teleut、Teleng、Tölös、Yakut 等。◎

本文所要討論之維吾爾語文，主要是屬於我國境內者。在我國境

內之突回族系大致是可通用，或者略有些方言或語法上之差異而已。如：**مايە**-maya, **سايە**-saya 二字，在烏孜別克人中却仍保持**ماڭە**-menga, **سەنگە**-senge 之形態。即在維吾爾族人中，由於所用字母多少不同之關係，或因方言之故，在發音及寫法上亦或多或少有所不一致，惟就整個字彙而言，則仍屬尚無多大差別。

在中國境內之維吾爾歷史上，喀什噶爾與伊犁佔有重要之地位，故在語言上亦以此二地，支配東起哈密西迄喀什之絕大部分地區，是所謂伊喀方言。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以東尉犁縣屬大部分地區及部份婼羌所屬地方，以羅布地方為代表，其表示第三人稱之接尾詞，常有單複數之分（複數仍以加 Lar, Ler 表示），而為伊喀方言所無；其在動詞之現在未來時之第一人稱接尾詞前，加 **دى**-di，亦有別於伊喀方言。因此，在中國境內之維吾爾語文，大致可分為伊喀方言與羅布方言，而伊喀方言中，又可分為伊犁語與喀什語。

作者才薄學淺，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識者專家不吝指正，則是所至幸。

注釋

⊖：Uyghur 之譯稱，在中國歷史上總在六十幾種以上，故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欲知其詳，請參閱拙著維吾爾研究，正中書局版。另可參閱拙著新唐書回鶻傳考註，文載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八期，民國六六年五月出版。

⊖：Üükän 之中譯名稱甚多，請參閱拙著新唐書回鶻傳考註。首字元音與第二音節相同，而且其間僅為一輔音相隔，故可省音為 Tükän，即隋書西突厥傳所稱之都斤山。同理，Orkhon 一字，漢譯作噠昆，因「r」可省讀，「kh」在突厥文字中乃為一字母，是故 Orkhon 亦可省音作 Khon，以至噠昆河作昆河。另如 usu（水），省音作 su，其理亦同。

據 V. Thomsen 及 Hirth 之考訂，其地似為塔米爾（ Tamir ）河及鄂爾渾（ Or khon ）河發源處之杭愛山的一部。（沙畹：西突厥史料所引）

③：參閱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 Turkic languages , 1968 , Chicago University 。

二、維吾爾文字之歷史淵源

維吾爾文字之淵源，實為一至感困惑的問題，惟我人必須在這困惑之中，尋求一較為妥切之答案。現在所知的古代維吾爾人，似曾使用諸如 Runic, Brahma, Tibetan, Syriac, Sogdian, Manichean and Uighur 等各種不同的語型。其中，或由於政治上的關係，故維吾爾人亦曾與信仰 Shamanist religion 之突厥人一樣使用盧尼體 (Runic, Runic) 之所謂突厥文字。因之，洪鈞有謂：「竊疑回紇文字，亦本突厥，特無佐證，以折異議。」^①由近世在鄂爾渾 (Orkhon) 河所發現之諸維吾爾古代碑文 (回鶻碑文)，可以印證。惟突厥人是否亦為一曾經使用多種語型之部族，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據最近日本學者護雅夫教授之報告略稱：由公元一九五六年在外蒙古地方發現之 Sogdian 碑文，碑上雕刻，呈現一隻母狼及其腹下有一人，此乃顯然地說明有關突厥祖先之傳說，足證此碑為紀念突厥的統治者阿史那氏族而建立者。由碑文之片斷中得悉此碑文必為表揚 Maxan Tegin 者，而 Maxan Tegin 必然是墓中主人。碑文中謂其人乃「全世界之救主」，並與 Muxan Qayan (Muxan Kakhan 553—572 木杆可汗) 併提，並稱為「撫慰人民」與 Taspar Qayan (Taspar Kakhan 572—581 陀鉢可汗) 同地位。此外，上帝曾命令 Muxan Qayan, Taspar Qayan, Maxan Tegin 等「照顧人民的生命」。此與 Muxan, Taspar 併列之 Maxan 特勤墓碑用 Sogdian 文書寫，因此，大胆的假設突厥第一帝國，至少在五七〇～五八〇年代的正式語言是 Sogdian 文。^②沙畹 (

E, Chavannes) 在其西突厥史料中亦曾述及突厥可汗 Dizaboul^①，於公元五六七年（陳臨海王光大元年）稍，曾遣使東羅馬，呈遞粟特（Scythe）字之國書。^②準此以觀，Sogdian 文字在突厥汗國之初期，可能確曾為其國書。其後是否揚棄 Sogdian 而僅用 Runic，是為難以論斷者，因為今日我人所見之突厥碑文或所稱之突厥文雖為 Runic，但由地下出土之西突厥突騎施（Türgiš, Türgäsch, Turgach）於八世紀前半所鑄造之貨幣仍用 Sogdian 文可以想見。^③伯恩斯坦稱：「一九三八年吾人於吉爾吉茲、哈薩克斯坦及怛邏斯城從事考古發掘時，偶然獲得大量此項（突厥）錢幣。此項錢幣係按中國形制鑄成，泰半為圓形銅幣，中有方穿，一面為畏兀兒字，一面為弓形模印，此錢迴環之文字甚為明晰，以斜體畏兀兒字為之。德人勒可克（Le Coq）第二次探險吐魯番時亦曾獲得。」^④此畏兀兒字，亦指直書之 Sogdian 體之古維吾爾文而言。

或由於宗教之關係，信仰基督教（中國稱為景教者，即基督教之聶斯託利派）之維吾爾人使用敘利亞語文（Syriac），而信仰 Manicheism（中國譯作摩尼教）者則使用 Manichean 語型。留待後文詳論。

所謂古「維吾爾文」，即一般所稱的「回鶻文」，是指以 Sogdian 字母所拼寫之文字而言。此種文字並非是「回鶻」人所首創，在其使用前，突厥人即曾使用，由 Maxan Tegin 之墓碑可以獲得新的鐵證。因此，何以將此 Sogdian 文字稱之為「回鶻文字」，似乎是必須想到十三世紀之蒙古偉人成吉思汗其人。當成吉思汗征服乃蠻（1204）—陽汗（Tayan Qan, Taiyang Khan）時，曾俘獲其掌印官維吾爾人塔塔統阿（Tatatunga）者，以其盡忠職守，仍命居左右，掌理文書印鑑，並教授蒙古諸王貴族子弟以畏吾字書。畏吾即回鶻，同為 Uighur